

东江



荣凯 著

D O N G J I A N G

一部充满恶念、预谋、曲折与杀意、深刻探讨
人性矛盾与黑暗的叙事之诗

刑侦笔记

长 篇 侦 探 推 理 小 说

X U S H I

叙事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东江



荣凯 著

DONGJIANG

刑侦笔记

XUSHI

叙事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江叙事 / 荣凯著 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171-1812-1

I . ①东… II . ①荣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9216 号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文字编辑: 刘玉静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骏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1.5 印张

字 数 149 千字

定 价 3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812-1

1 2014年8月2日早晨8:30

曹贵容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，走到床边，掀开盖在丈夫赵恺身上的空调被，又在他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两下，见丈夫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才笑笑说：“老公，该起来吃早餐了。”

赵恺伸了个懒腰，又往窗口瞄了一眼，见窗外的太阳已升起了老高，便抱歉地朝老婆笑笑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老婆大人，昨晚喝高了。”

昨天是“八一”建军节。赵恺他们一帮转业到这个城市的战友，每到这一天都要欢聚一堂，回忆当年在部队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交流各自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，畅谈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

昨晚宴会的召集人是牟水牛， he 现在是江城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老总。1984年攻打老山时，他是团部侦察排的班长，赵恺是团司令部的侦察参谋。一次赵恺奉命带领牟水牛他们班去前沿侦察敌情，回来时不巧与越军特工队遭遇。激战中赵恺的大腿不幸中弹，是牟水牛背着他，指挥全班战士硬是突破了越军特工队的包围，胜利地返回营地。从此，两人结下了生死之交，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。前些年两人一起脱下军装，转业到了江城，军转办的领导征求他俩的意见时，赵恺表示最好能做回一些业务对口的工作，而牟水牛则表示想去经济部门，因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结果，赵恺被分到了市公安局，先是在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当副大队长，两年后又升任大队长；牟水牛则去了江城经济发展总公司，先是任总经理助理，继而是副总经理，前年总经理退休后，他又接任了总经理。

“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快起来洗洗吃早餐，完了赶紧上路。”曹贵容疼爱地说道。

“上路？”赵恺愣了一下，懵懂地问道，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曹贵容笑笑说，“哎，昨天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嘛，趁着今天七夕，咱也学学年轻人过一回情人节，到天鹅湖去浪漫一回。”

经老婆这么一说，赵恺才想起来，昨晚一顿酒喝得差点儿把今天的正事儿给忘了。原来，昨天上午在队里听刘宏、马丽几个年轻人说起这个事后，中午回到家里便跟老婆念叨开了，说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就是新潮，明明是七夕节，却偏偏弄出个情人节来。得，反正明天是周末，老婆大人，咱们也学学年轻人，到天鹅湖去转转，浪漫一回，也体验一下情人节是啥滋味。曹贵容一听，就撇了撇嘴说，得了吧，都老夫老妻的了，还整那玩意儿干啥，也不怕孩子他们知道了笑话咱。赵恺哈哈一笑说，有啥可笑的？哦，兴他们年轻人一年过几个情人节，还不许咱体验一次呀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吃完早餐后，我就开车带你去天鹅湖兜风，晚上再来个烛光晚餐，咱也过一回情人节！

想到这里，赵恺一拍脑门，又朝老婆做了个鬼脸，然后一骨碌翻身而起，穿衣、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餐。谁知，当他俩坐上车，刚要发动的当儿，放在副驾驶座椅上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。赵恺忙抓起手机，一看来电显示，是局里打来的，便赶忙听了起来。

“是赵大队吗？”话筒里一个女声在问。

“我是赵恺！”赵恺答道。

“赵大队，刚刚接到报案，江城实业总公司办公大楼里发生了一宗枪杀案！”

2 2014年8月2日上午10点

十来分钟后，赵恺便驱车来到了江城实业总公司的院子里。

院子里耸立着一栋楼高十三层的大厦，沿街立面为瓦蓝色的玻璃幕墙，大楼的天台上，“江城实业”几个大字十分抢眼。

赵恺刚一下车，他的助手女侦察员马丽便迎上前来，向他报告说：“赵大队，凶案现场在八楼！”

“好，快带我去！”

两人说着便飞快地跃上台阶，冲进大厅，闪入电梯间，不一会儿就上到了八楼。

凶杀现场——洗手间外面的走廊上已有不少公司的员工在围观，而里面则有几个刑警在忙活。他们有的在勘查现场，有的在查看死者的尸体，有的在门口警戒……

赵恺随马丽进入洗手间，看到先到达的副大队长刘宏，劈头就问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警官大学毕业的刘宏今年三十出头，性格开朗、精明能干，是赵恺的得力助手。这时，他见赵恺问自己，便指着仰卧在小便槽前的尸体，说：“子弹是从前额射进去的，一枪毙命。”

赵恺俯下身去，一边查看尸体头部的弹着点，一边问一旁的法医：“死亡时间是……”

法医答道：“昨天下午六点半至七点之间。”

赵恺点了点头，然后缓缓地站起来，用犀利的目光在洗手间里审视，最后他把目光定在了门口，思索起来。

刘宏见赵恺盯着门口思索，便走过去，站在离门大约两步的地方，说：“赵大队，根据死者的倒向和伤口的灼伤度，以及子弹射进头部的角度来推断，凶手的身高大约是 1.7 米到 1.72 米之间，射程在两米之内。我推断，凶手推开洗手间的门后，跨进了两步，喊了正在小便的死者一声，待死者回过头，确认无误，便迅速地朝死者的前额开了一枪。”

“正在小便？”赵恺不解地问。

“我们赶到这儿的时候，死者的‘家伙’还露在裤子外面。”刘宏答道。

“哦。”赵恺听后点了点头。

忽然，一位年轻的女人冲了进来，扑在死者身上，号啕大哭：“阿焕哥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，你死得好惨哪！呜呜呜呜……”

赵恺看了这突如其来的女人一眼，然后问刘宏：“她是什么人？”

刘宏摇摇头，表示不认识她。

这时，门外围观的一位公司职员冲里面大声说道：“她是我们袁老板的新婚太太！”

“哦？！”赵恺一听是死者的妻子，便示意马丽去安慰她，马丽点了点头，然后上前将她扶起，安慰道：“袁太太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节哀，保重身体。”

袁太太悲痛欲绝、泣不成声地看着马丽，哽咽地说：“警察姐姐，你们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，为我老公报仇申冤啊！”说着，又放声痛哭起来。

赵恺站在一旁，一直不动声色地打量眼前这位痛不欲生的袁太太。只见她高挑的身材，苗条而不失丰满，一双高耸的丰乳随着抽泣而上下起伏，显得分外诱人；线条柔和的鹅蛋脸上，由于悲痛显得有些苍白，虽然是素颜，但依然冷艳靓丽，看上去也就二十五六的年纪。看到这里，他禁不住在心里轻叹一声：唉！自古红颜多不幸……

“赵大队！”刘宏的一声叫唤打断了赵恺的思绪。他回过神来，见刘宏指着一位高大英俊、年纪二十七八的年轻人说：“这位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。”

年轻人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邹敬。”说着递过一张名片给赵恺。

赵恺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转手交给了刘宏。

这时，邹敬又说：“赵队长，希望你们能早日破案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”

赵恺说：“放心吧，邹主任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早日破案。不过，你们也要密切配合我们。”

“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”邹敬表着态说。

3 2014年8月2日下午2:30

刑侦支队会议室内，重案大队的侦察员们在通报分析案情。

刘宏说：“凶杀案发生在昨天下午六点至七点之间。死者名叫袁焕，是我市私营企业——江城实业总公司的老板。此人今年五十五岁，和新婚太太文露结婚前，已经有了妻子儿女。二十年前，他还是市郊的一个农民，夫妻俩靠做点儿小生意维持生计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，他趁着咱市的地皮热起来的机会，借钱炒起了地皮，一来二去的，就发了起来，不仅成立了公司，而且还花了五千万建起了一座十三层的办公大楼，成了咱市的‘成功人士’。俗话说，饱暖思淫欲。据公司的员工反映，袁焕富了之后，就越来越看不上自己的‘黄脸婆’了，经常借故不回家。可他那‘黄脸婆’也不是好惹的，只要袁焕头天不回家，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会闯到公司来闹，有时甚至闹得全公司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。自一年前文露来公司当上袁焕的秘书后，袁焕就铁了心要跟老婆离婚。他老婆见大势已去，无可挽救，便只好同意离婚，但前提是袁焕必须把一半的财产分给她。袁焕为了抱得美人归，只好答应老婆的要求，把财产分了一半给她。上个月的十八号，袁焕和文露终于摆了结婚酒。谁知，这才刚刚半个月，就惨遭不测。”

刘宏说完后，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静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赵恺才问刘宏：“袁焕被枪杀前，有没有人看见过凶手或者可疑的人进入公司大楼？”

刘宏答道：“据公司的保安说，在袁焕下班时间的五分钟前，有一个自称是自来水公司的人说接到通知来修水表。可过了不到十分钟，这人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该公司的监控视频也显示，保安说

的情况属实，在那个时间段，确有一个人在大门口和八楼出现过。”

赵恺又问：“那个人长得什么样？”

刘宏一边回忆一边答道：“听保安说，这人长得五大三粗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小眼睛，蒜头鼻，大嘴巴，厚嘴唇，个头比保安略高，1.7米多一点儿。”

赵恺听后点了点头，然后侧过头对一旁的技术员老高说：“老高，立即将这人的头像拼出来，找保安辨认！”

“是！”老高应声离去。

这时，马丽突然想起个问题，就看着刘宏问：“哎，刘大队，你刚才说，在袁焕下班时间的五分钟前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刘宏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，才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据保安说，袁焕下班从来都比公司职员晚半个小时，也就是六点半才下班。但有时偶尔也会在办公室过夜。所以，昨天下班后袁焕没有出来，保安也就没觉得奇怪。直到今天早上勤杂工搞卫生时，才发现了袁焕的尸体，于是报警。”刘宏说完后，又端起杯子喝水。谁知，才喝了一口，便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忙放下杯子，看着赵恺说：“对了赵大队，保安还说，自打袁焕和文露结婚以来，每天都是夫妻双双把家还，可昨天下午，文露却是自己一个人先回家的。”

刘宏的话音未落，马丽就笑了笑说：“这个保安观察得还挺细致嘛。不过，这也没啥奇怪，或许文露有事儿需要先走一步，又或许是袁焕有事儿还没处理完？”说完把眼睛移向赵恺，等着他的认可。

赵恺没有理会马丽，却径直向刘宏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：“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蹊跷，不知你们弄清楚了没有？”

刘宏忙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袁焕办公室里有洗手间，可他为什么弃而不用，却偏偏要去楼层的公用洗手间呢？”赵恺盯着刘宏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这个……”刘宏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

“还有，”赵恺巡视了一下在场的侦察员们，然后又看着刘宏说，“你刚才说过，那个自称是自来水公司修水表的人，是在袁焕下班之前的五分钟进入公司大楼的，现在我们假设这个人就是凶手，那他又是怎样确定这个时候，袁焕是在公用洗手间，而不是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洗手间方便的呢？”

赵恺说完后，刚才还在聚精会神的侦察员们便骚动起来，接着又交头接耳，议论开来……

4 2014年8月3日上午9点

按照昨天案情分析会后的分工，刘宏一上班就带着两个年轻的侦察员杨小军、林大勇来到江城实业公司，找办公室主任邹敬了解情况。邹敬听刘宏说明了来意后，随即解释道：“那两天刚好袁总办公室洗手间里的马桶坏了，所以他只好到楼层的公用洗手间去方便。”

“哦。”刘宏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又随口问道，“没有找人来修吗？”

“找了。”邹敬答道，“可是公司负责维修下水道的师傅，那两天不巧生病了，请假在家休息没来上班。”

“哦？！”刘宏的眉毛扬了一下，“这么巧？”

“是啊，就这么巧。”邹敬叹道。

刘宏又问：“那还有谁知道袁老板办公室卫生间里面的马桶坏了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邹敬迟疑了一下，才说，“负责搞卫生的清洁工阿姨可能也知道，其他的人嘛……应该不会知道吧？”

“那个搞卫生的阿姨在吗，你能不能把她找来问问情况？”刘宏接着说道。

“应该在吧。”邹敬说，“刘大队长，您稍等，我出去找找看。”

说完便走出办公室找人去了。

只一支烟的功夫，邹敬便领着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，又对刘宏他们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我们公司专门负责搞清洁卫生的顾阿姨。”

顾阿姨一见自己面前坐着三位警察，双腿便开始发抖了，手也不知该往哪儿放。刘宏见状，便站起来笑笑说：“顾阿姨您别紧张。我们让邹主任把您找来，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问问您，有没有把袁老板办公室里洗手间的马桶坏了的事儿告诉别人？”

“没、没有啊。”顾阿姨说完，又转头瞟了邹敬一眼。

邹敬待顾阿姨说完，就看了刘宏一眼，然后又和蔼地对顾阿姨说：“顾阿姨，您再好好想想，到底有没有跟别人说过。”

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”顾阿姨这回说得很干脆，腿也不再发抖了。

5

2014年8月3日上午9:10

就在刘宏向邹敬了解情况的当儿，技术员老高也带着两个助手拿着几张疑犯拼图在找保安辨认。五十多岁的保安眯起眼睛盯着疑犯拼图看了老半天，才指着一张不很确定地说：“这个有点儿像，唔，要是这鼻头再大点儿，眼睛再小点儿，就更像了。”

保安说完后，老高跟两个助手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其中一个个子较高的助手便打开手提电脑，按照保安的提示摆弄了一阵，不一会儿，一张人像拼图便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。

“老师傅，您再看看，这个人像吗？”老高指着电脑里的人像对保安说道。

保安又眯起眼睛盯着电脑看了一会儿，才确切地说：“像、像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妈的，就是化成了灰，老子也认得他！”

“老孟，谁化成了灰你也认得？”恰巧这时邹敬送刘宏他们出来，听见保安说最后一句话，便笑呵呵地问道。

“邹主任，就是他！就是这个人那天冒充自来水公司修水表的人，混进了办公大楼，害死了袁老板！”保安指着电脑里面的人对走过来的邹敬愤愤地说。

“哦？让我看看。”邹敬说着走到电脑跟前，仔细地打量了一番，才说：“老孟啊，现在就认定此人是谋害袁老板的凶手，还为时过早。我看，他顶多也就算个嫌疑人吧，一切都还要等到警方破了案，抓到了真凶之后，才能认定。对吧，刘大队长？”

刘宏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邹主任说得没错，目前这个人只能算是个嫌疑人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查他个水落石出。”

刘宏一说完，邹敬便接过他的话说：“那好，刘大队长，我代表公司，祝你们成功！”

6 2014年8月3日上午10点

赵恺和马丽今天来找文露了解情况。来之前，马丽跟文露通了电话，约好上午十点在家里见面。

文露跟袁焕的新居坐落在江边的一个别墅区内，是一栋三层高的西班牙式小洋楼。赵恺和马丽把车停在门前的草坪上，下车后径直来到门口，马丽伸手按了一下门铃。片刻，一个小保姆开门探头，问清楚来由之后，又进去向主人通报。少顷，才把门打开请他俩进去。待把他俩引到客厅后，又请他俩入座稍等，然后便去到一边为他俩倒茶。

好一会儿，文露才从楼上下来。今天，她穿了件浅红色的丝质睡衣，里面贴身的粉红色文胸和三角裤若隐若现。虽然她今天仍是素

颜，没化化妆，但气色明显比昨天好了许多。“你们来啦？”她淡淡一笑，憔悴的脸上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。说着，在赵恺和马丽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赵恺端起小保姆刚刚送过来的茶，呷了一口，然后像拉家常似地说：“袁太太……”

“还是叫我文露吧，叫小文也可以。”文露打断了赵恺的话，说，“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赵恺略带歉意地笑笑，然后继续说道，“小文，你今天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文露淡淡一笑，“谢谢。”

“呃，听你的口音，好像是四川人。”赵恺又说。

文露又是淡淡一笑：“我是重庆人。”

“哦？你是重庆人？”赵恺眉毛一扬，很感兴趣地问，“那你怎么到江城来的？”

文露把长发往后拢了拢，然后很随意地答道：“大学毕业后来这儿找工作，看到《江城日报》上有公司的招聘启事，就来应聘了。”

赵恺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跟袁老板是什么时候……”

文露一听赵恺提起了亡夫，就有些不高兴了，脸也拉了下来，说：“怎么，这个也跟你们破案有关？”

赵恺并没有在意文露的态度，而是微微一笑，又看了在一旁的马丽一眼，才对文露说：“对不起，小文，凡是与袁老板有关的人和事，我们都要了解清楚，而且是越详细越好。”

文露听赵恺这么一说，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地说道：“感情这个东西，很难说得清楚。总之，我来公司上班后，他对我很好，很体贴我，也很关心我。渐渐地，我就发现自己爱上了他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这么简单哪？”文露话音未落，马丽便紧接着问了一句。

文露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马丽说着，迅速地瞟了一眼赵恺，然后又对文露说，“他比你大将近三十岁，你们之间……”

文露抬手打断了马丽的话：“你想说，我们之间有没有代沟，是吧？”说到这儿，她顿了一下，想了一下才说，“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一个单身在外面打拼的女孩子，找一个年龄稍大、事业有成的男人做丈夫，会更有安全感和满足感。对不对？”

马丽未置可否地笑了一下，没有作答。

赵恺却说：“世道在变，现在好些女孩子都有这种想法，我觉得不足为怪。只要双方有感情基础，相亲相爱，就不必指责和苛求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笑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听说小文和袁老板的感情就很好，平时上下班总是形影不离。不过，出事那天下午，你却比他提前了半个小时离开公司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？”

文露想都没想就说：“那天我不太舒服，去看医生，所以就提前走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赵恺听文露这么一说，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7 2014年8月3日下午2:30

下午上班后，赵恺刚踏进自己的办公室，刘宏和老高就前后脚跟着进来了。

两人坐下后，刘宏示意老高先说。老高便说：“赵大队，经过比对和辨认，江城公司的保安认定，这个人就是那天进入他们公司大楼，自称是自来水公司修水表的人。”说完，把一幅人像拼图递给了赵恺。

赵恺接过拼图仔细地看了一会儿，又瞅了一眼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的刘宏一眼，见他很认真地点了点头，才对老高说：“立即向支队和

局里报告，请求印发通缉令，通缉疑犯！”

“是！”老高应声而去。

目送老高走出赵恺办公室后，刘宏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花名册交给赵恺：“赵大队，这是江城实业总公司全体员工的花名册。经过我们初步排查，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疑对象。”

赵恺接过花名册随手翻阅起来：“……文露，女，重庆市湾州区人，文化程度：大学，出生年月：1988年6月。邹敬，男，重庆市湾州区人，文化程度：大学，出生年月：1987年5月有……”

“哎，对了赵大队，邹敬今天上午向我反映了这么一件事儿。”刘宏突然打断了赵恺说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赵恺放下花名册，抬眼看着刘宏，问道。

“他说，几个月前，确切时间记不清了。有一天下午，他拿着一份报告去找袁焕签字。谁知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面里一个男的在恶狠狠地说，朋友之妻不可欺！我告诉你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如果你不把她还给我，我就要你的狗命！说完，这人呼啦一下子把门拉开，气冲冲地走了出去。”刘宏说到最后，竟然连比带划起来，好像当时他就现场似的。

听刘宏说完后，赵恺紧接着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邹敬认识他吗？”

刘宏答道：“邹敬说，这人是袁焕的朋友，叫吴亮，以前常来约袁焕打牌。有一次他们三缺一，袁焕就把他拉上，陪他们打了一次。”

“吴亮？”赵恺思忖道。少顷，又问刘宏：“这个吴亮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好像是做贸易的。”刘宏答道。

江城因市区内有一条穿城而过的东江而得名。这东江穿过江城后一路往西奔流而下，在距离市中心十公里处一个叫“剑潭”的地方，突然又直拐向北，因而狂奔至此的江水不得不放慢了流速，缓缓通过这段近两公里的河床。也正是由于这段河床江面宽阔、水流不急，因此不少的渔民都喜欢在此处打鱼。

这天早晨，一位在附近农村居住的渔民在岸边收网时，忽然发现草丛中浮着一个人，便壮着胆子朝那人喊了两声，但未见回应。于是就打了110报警。

半个小时后，当赵恺和刘宏他们赶到剑潭时。现场已被辖区派出所的干警围了起来。尸体也被打捞上来，放在了一个专用袋里。

精干的派出所所长一见赵恺他们来了，便迎了上去，打过招呼之后，就将现场的情况简要地向赵恺和刘宏作了报告。他说：“接到市局指挥中心的命令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带着刑侦组赶到了这里。起初，我们还以为死者是不慎失足落水淹死的渔民，谁知看了尸体后，便觉得死者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再一细想，才想起来他就是市局前两天通缉的枪杀案的嫌疑人。于是，我们不敢怠慢，立即向市局作了报告。”

赵恺点了点头，在尸体旁停了下来，然后俯下身去，拉开拉链，察看着尸体……

派出所所长继续说道：“经过我们初步查验，死者的后脑勺有一坚硬物敲击的钝口，其他部位没有发现任何伤痕，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证件。我们估计，他是被人用石头或砖块从后面猛击致死，然后再被推入江中的。”

赵恺又点了点头，然后将拉链拉好，才站起来对站在一旁的法医

说：“运回去解剖吧。”

9 2014年8月5日下午4:30

赵恺和刘宏正在办公室里分析案情，法医忽然急匆匆地进来报告说：“赵大队，疑犯的尸体解剖报告出来了！”说着将手中的报告单递给赵恺。

赵恺接过报告单，仔细地看了起来，看着看着，又读出了声：“死者的肺里发现水藻，胃内容物中有几根鸡毛和非食物性杂物。”读完后，他放下报告单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法医，然后既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法医说：“肺里有水藻？胃里有鸡毛？”

还没等法医答话，刘宏便抢先说道：“赵大队，这么说，疑犯落水前还没死，只是昏迷，被推入江里后，还挣扎着喝了几口水才被呛死的。所以他的肺里才会有水藻，胃里才会有鸡毛！”

刘宏说完后，法医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他的说法。

赵恺也点了点头，又对刘宏说：“还有，疑犯胃里的鸡毛，也很可能跟他被杀的第一现场有关。因此，我们要寻着这条线索，到东江两岸所有可能存在鸡毛的地方去仔细勘查，绝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！”

“是！”刘宏应声答道。

10 2014年8月7日下午5点

经过两天认真细致的勘查，刘宏他们终于在东江大桥南桥头下的一湾回旋处，找到了新的线索，于是便赶紧向赵恺报告。